

海心廟故事

(壹)

繁洋客



海心廟是九龍土瓜灣(灣字俗讀作環)唯一的天后廟，港九善男信女，都耳熟能詳，無須怎樣介紹。至於這一天后廟的創立，則由來甚古。因九龍不曾劃歸英國之前，土瓜灣只是一條漁村，住着不少漁人，灣泊不少漁船。漁人是崇拜天后的。所以在最近水的地方，建築一家天后廟，當時最接近水的是土瓜灣上的海心島，四圍環水，其形如瓜，這一海灣也連帶因此得名，叫作土瓜灣。這間海心廟，據說不但有歷史，而且神靈顯赫，庇佑一方，土瓜灣的人民，倚賴神的保護，比倚靠政府保護還要緊，以而漁村時期是這樣，今日都市化時期也莫不如此。不但當地居民信仰，連九龍、香港、也莫不誠心信仰，所以海心廟的香火之盛，與九龍城、的候千廟，並無兩樣。假如不是神靈顯赫，決不會有這種名聞遐邇的。

據說，在日軍佔據香港時期，土瓜灣幾乎要和香港和宋王合的命運一樣，夷為平地，結果所以能維持原狀，是因爲當時土瓜灣居民利用天后廟這一幕滑稽劇來嚇倒日軍的。

因爲香港飛機場當時只屬一種民用機場，和戰時香港絕不配合，所以在佔據香港之後，馬上進行徵用民地，拆毀民房，並使用民力，去擴大這一機場，作爲爭取他們「大東亞聖戰」的勝利運用機場。在機場填場附近一帶的民房民地當然被他們以無條件，或低價代價來取用，啓德濱和宋王台附近，都是用這樣來夷為平地的，而以黑頭角向兩伸展與紅磡相連的土瓜灣一地，也給看作機場用地的一部份，一面夷平，一面填海，連接啓德便有用處。

廿八、十一、八

海心廟故事

(二)

繁洋客



但是，土瓜灣當時已經住滿人，有工廠，有工人住宅，有其他各界商民，人口數字是相當大的，而且，他(她)們在土瓜灣住下來，安居樂業，和睦融洽，在他們看來，生活雖然不算優越，土瓜灣總算得是他(她)們的安樂窩，如果要他(她)們離開這個第二生命的地方，無異破壞了他(她)們的生命線。他(她)們是更全力來維持其現狀的。當日軍佔領香港之後，土瓜灣的居民當然是減少許多，因爲工廠大部份停工，居民生活異常困苦，但是，那些不曾離開土瓜灣的居民，即表示他(她)們生活依然尚有辦法，他(她)們的生命財產，雖然全部放在土瓜灣，如果要他(她)們離開土瓜灣，無異是要下他(她)們的生命財產，是萬萬不行的。然而，日本鬼子當時却有一個夷土瓜灣爲平地的計劃，要把整個土瓜灣的工廠民房拆爲平地，整個土瓜灣的居民得到別個地方。

當時土瓜灣居民接到某方遞來這個消息之後，恍如晴天霹靂，而該生命財產險惡關頭，大爲震動，於是發起一個街坊會議，打算聯合一致去應付日軍當局。當時居民是不敢什麼集會結社行動的，恐怕惹起兵燹禍，認爲別有陰謀，予日軍不利，便個個有一改低聲「寸」之虞(改低聲寸即殺頭)，故而土瓜灣這個街坊會議是秘密舉行的。這個會議結果，大家決定先行分別向日本佔領地當局請求保存土瓜灣，他(她)們的呈文列舉幾大理由，說土瓜灣在地勢上沒有警察和會館那樣重要，不必拆；又說土瓜灣的人口，是紅磡造船工人的泉源，一旦他遷，紅磡的人力會受影響。

廿八、十一、八

海心廟故事

(三)

繁洋署



呈文說得堂皇冠冕，理由充足，可是日本軍當局並不理會，而且限期完成這個計劃的執行。日軍當局計劃是：先從近海的一邊開始拆屋。逐漸推向山脚方面的民房，拆下來的磚瓦木石鋼鐵之類的處置，木材可以作為柴。

運回日本鑄造殺人利器，磚瓦泥土就倒向海濱，作為擴展陸地之用，打算一直運到海心廟以外，因為那一帶都是淺水的地方，填起來是相當容易的。如果泥土之類不足，打算拆除民房拆到山脚的時候，就向山上發展。開山填海。儘量擴大土瓜灣地盤，這個從海濱拆起一直拆到山脚的辦法，在搬運上是極為合理的，因此，海

濱方面的工廠房屋首當其衝，先遭拆毀，同時，海心廟的天后廟，因為在海濱範圍，歸入第一期施工，所以也要首先拆毀。

土瓜灣的居民們，看見日軍當局不理他（她）們免拆的請求，便又立即進行要求交換地方，拿別的地方來替代，並且補回一切房屋損失，以免無以為生。但日軍當局對於居民們這些請求，一概置諸不理，因為日軍當局像泥魚渡康王，自身難保，那里有別的地方給你，說到補償，更是居民們一種奢望，無法實現。日軍當局不但沒有答覆，反而下令馬上動手，如果有人違抗命令，便以阻碍軍事進行，治以應得之罪，因為此時是「軍事至上」，「軍事第一」的時候，商民們只有唯命是從，不容置喙。廿八、十一、十

土瓜灣居民們沒有辦法，但又不肯任由日軍動手拆毀他（她）們這個故鄉，令到目己無家可歸，甚至無法生存。於是又秘密集議應付辦法，務使土瓜灣能夠維持原狀。

海心廟故事

(四)

驚洋密



這時候，日本軍當局已經派出拆人員，勸諭居民，叫他從速搬走，否則日期一到，便不由分說，拆除淨盡，決不延誤，因為「大東亞聖戰」已經到了緊張階段，爲了配合戰爭，擴展飛機場，實在急不容緩，所以，無論何人都要「捨己奉公」，不但土瓜灣一個地方的居民是這樣，便是整個「東亞共榮圈」的人民，也是如此，因此，你們要犧牲小我，成全大我，馬上搬去，各本「同甘共苦」的精神，不要再向當局騷擾，你們雖然有所請求，也決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在日本軍當局派員逼脅之下，居民們已經沒有辦法去阻止他們強拆，所以，

在海濱一帶房屋已經有若干家開始拆毀，居民們無不狼狽地他遷，暫時跑到親友家裏暫住，沒有親友在附近地區的，就要在人家階樓底下露宿，等候救濟辦法，他（她）們已經面臨最後關頭了。

正在這個時候，海心廟也要開工拆毀了，居民們當堂想到了一個辦法，馬上又秘密開了一個秘密會議，決定一切，推定工作人員分頭進行。當時日軍派來的督拆專員，僱用了一班工人，在土瓜灣海濱一間廢屋駐宿，準備第二天動手拆屋。當天晚上，土瓜灣街坊就派出代表二人，到土瓜灣督拆專員日本人的住所去，說了一番慰勞的話說：「我們是極端擁護大東亞聖戰的，現在你們要擴大飛機場，配合空戰，打擊敵人，實在是勞苦功高的一回事，我們敬佩之餘，不但遵命拆遷，而且更獻具備薄酌，作爲慰勞各位的表示，敬請閣下率領工作人員赴會，不勝光榮之至！」

海心廟故事

(五)

繁洋密



那日本人聽完，見代表的態度，十分誠懇，而且，在道理上，這種慰勞也是應有之事，不足為異，發應了一刻，便答應

了街坊代表的邀請，叫他們先行回去準備，又通知拆屋工人們依時赴會。那天，到了約定的時間，那日本人便帶齊工友們到士瓜灣一間小型飲食店去。

因為在戰爭期中，糧食方面，不很充足，即使是有，代價也十分昂貴，平常兩餐，一般人已經支持不易，何況是酒席？因之，士瓜灣街坊所擺的酒食，也非常簡單，只是有魚有肉，有鴿有鴨，但比家常便飯豐富得多，為那班工友們幾天來不曾見過的，所以

那班工友那天能够大快朵頤，滿心歡喜，對士瓜灣街坊表示感激。

在那小型飲食店里，工友們的筵席是在樓下，日本人及其通譯是在樓上一個陳列雅潔的房間，地方舒適，還有一個年輕的女招待，在穿袖着，由街坊領袖五六人殷勤推酒，談得異常投機。那女招待也使那日本人色授魂與，不曉得有一「大東亞聖戰」這一回事了。

街坊領袖之另一班，都在樓下招呼工人弟兄，特別週到，工友要什麼就給什麼，兩個工頭，更受街坊領袖尊崇，到了酒酣耳熱的時候，大家都不期然而然的流露愛國愛地方的表示，不滿意日本人拆屋這一措施，街坊的領袖乘機對工頭們進言：「士瓜灣的商民們現在已經面臨拆屋的危機，所有產業固然快要化為烏有，便是今後的生活，也感到快要無法維持，想念前途，實在不寒而慄。士瓜灣全體居民現在都希望各位能替他（她）們想個善法，做點工夫救救他（她）們。」

海心廟故事

六、整洋客



那工頭聽說，嘆了一聲說：「日本人要這錢，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們都是弱者，不能夠幫你們的忙，却要你們設宴招待，心裏實在有點過不去！」街坊代表說：「別要這樣說，我們正在需要你們幫忙，辦法倒很簡單，是我們想出來的，只要你們肯大發慈悲，這個辦法就行得通，對於我們土瓜灣全體街坊固然有利，而對於你們也沒有損失，不知道你們能不能秘密地做點工作，我希望你們能够答應我們這班街坊的請求，救救我們的街坊。不過，這件事情很大，我們不管做得到或做不到，都要極端秘密，別要給日本人知道。」

工頭聽說，前街坊代表在請動工時，容街坊代表就對他查探一個例子給工頭參考，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工頭聽說，覺得果然單簡可行，於人有答，於己無害，可以答應去做。工頭於是對街坊代表說：「照你所说那辦法來看，是能够行得通的，我極端贊同，我們工友，雖然在現時生活異常困苦，可是，我們的工作多，日本人今天築炮台，明天做船塢，大有供過於求之勢，所以，我們這裏沒有工做，別處一定有工做，不愁找不到兩餐「六兩四」的。你放心，我們工友個個都是解氣的，今天你們有事，我們來幫你的忙，明天我們有事，希望你們幫我的忙！」

街坊代表說：「你們弟兄衆多，其中也許有不一樣的，這就要小心一點，以免拖累你們，同時，這不特拖累你們。連我們的這遇也就更慘，不但救不了我們，反而拖累了我們。不過，照我看來，你們工友心腸俠義，一定順利。」

海心廟故事

(七) 繫洋客



工頭說：「這個我曉得，我們找十來個够錢氣的工友，負責這一件事情，其餘那些，就算跟我們不一致，也不會影響。」

全屬，我可以担保能够成功，假如我沒有把握，我現在也不肯答應了。」街坊代表聽說，極爲歡喜，決定在事成之後，每一工友每星期津貼白米若干，以酬其勞，工頭比工友更多一點，這個決定並不公開宣布，只是暗中由工頭通知工友。這一夜的宴會，街坊們得到一個圓滿的結果。廿八、十一、十四

第二天就是拆毀海心廟的日子，工頭特別指定幾個工友負責，因爲海心廟細小，不必動員全體，至多半天功夫就能够完全蕩平。

那天早上八點鐘，幾個工友坐着小艇，從岸邊出發，不消五分鐘就登陸海心廟，跟着，那日本人也前來監視工作，在廟內廟外巡視了一下，就揮手叫工友動手，幾個工友首先從梯子上屋頂，打算從人字形的屋脊開始，正當兩個工友拿起工具向屋的脊樑動手之際，忽然聽見大叫一聲，喲，兩個工人便拋了工具，聽由牠從屋頂滾到地下，自己却蹲在屋頂，搓着肚子，其餘工友也吃了一驚，忙問什麼，兩個工友只是哭喪着脸，雪雪叫痛，汗出如漿，像是患了絞腸痧一般，其餘幾個工友急忙把兩個工友七手八腳的負起，從梯子上昇了下來施救。有人找了些如意油之類的萬應萬靈的東西來，敷在兩個工友的肚子上，擦擦一番，終於把兩個工友救起，但還沒精打彩，蹲在地上休息。工頭忙指派其他工友繼續工作，以免影響拆屋進行，於是又有幾個工友從梯子上爬了上去，拿起工具，正要向屋脊擲下去，不料又是一聲大叫，舉目一看，又有兩個工友拋開了工具，痛得叫痛。

海心廟故事

(八) 驚洋



其餘的工友看見這樣，又急忙把兩個工友從屋頂抬下來，照樣是雪雪呼呼，手緊按腹部，蹲在地上，痛苦萬狀。那日本人親眼看見接二連三的發生這樣事情，不覺連聲叫「怪」，呆了一刻，一面雇人叫救護車，一面叫衛生課派出專家，一面叫工頭暫時率領工人，退出海心廟，回到岸上去。叫救護車是替工友救急，叫衛生課派員是要查究是否海心廟上有山嵐瘴氣之類，查明底細，以免影響大局，叫工友撤退是恐妨第三次怪事發生。

那日日本人吩咐去後，工友忙下令撤退，人和工具一齊從小艇運載回岸，那海心廟依然

不損分毫。至於那四個工友，經送回岸上，便由救護車送往醫院去治療。

話分兩頭，另一工頭當天早上也率領一班工友，在土瓜灣沿岸一帶，繼續向指定的屋宇進行拆卸，不料那些動手拆屋的工人們，一動手就都叫起痛來，拋下工具，咬齧休息，工友們個個都面面相覷，認為怪事，工頭看見這個情形，急忙起來救援，一方面叫人打電話，一方面親自去找日本人說話，剛剛走到海邊，就碰到那日本人回到岸上，急忙向他報告工友們工作情形說：「今天特別稀奇，人是動手工作的工友，都發生毛病，個個都叫肚痛，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飲食不潔情形，發生這樣的疾病？請即飭人查究負責飲食的人！」

那日本人先前不曾想到飲食問題上面，現在聽說飲食會有問題，如夢初醒，忙叫人去監視廚夫的行動，慢慢向這方面查究查究。

海心廟故事

九 驚洋客



查詢問患病者的口供，一面向旁的工友查問究竟；另一方面由衛生課工作人員坐了小艇到海心廟去研究有沒有山嵐瘴氣之類爲患人類；還有，那些造飯給工友吃的廚師們，也被警察嚴密查問，並且把餘下來的食物取去一部份，交衛生工作人員帶回化驗，看看有沒有毒藥在內。再要一番，事件拆屋肚痛的事件才告一段落。

因爲這一件事情的發生過於突然，工友召集全體工友談話，那日本人和通譯也到來

不一刻鐘，救護車，衛生課人員，紛紛到場，還有憲兵隊的憲兵和「憲查」等等，來到出事地點，查究原因。一面由憲

多。工頭首先說明召集談話的原因說：「我們幾個工友爲了動手拆屋而突然發生腹痛的病，初時我們還以爲是一種偶然，但是，一而再，再而三，都是這樣，那些不會動手的工友，却沒有什麼，由此看來，又覺得並非偶然。因此，我們爲慎重計，暫時停止工作，徵求大家意見，大家如果認爲無碍，可以繼續開工，我們就照大家的意旨去做，否則我們祇有等候那個工友從醫院回來，與乎一切調查研究手續完成，然後決定應否繼續了。」

工頭說完，工友們你一言，我一語，不著邊際，後來還是由工頭提出一個辦法，說：「現在有一個辦法，用舉手贊成來決定，凡是贊同繼續開工的舉手，以過半數通過執行。如無異議，就照此辦法」。工頭說畢，沒有異議，於是工頭宣布：「凡贊同繼續開工的，請舉手，並請暫時不要將手放下，等待計算。」工友聞說，照樣執行，但舉手的祇有三幾個人。

海心廟故事

(十) 熬洋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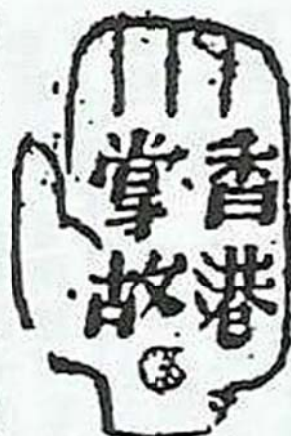
工友宣布說：「我們同繼續開工的，只有極少數工友，換句話，即是大多數反對繼續工作，但是我們這個決定並不是最後決定，要等日本人作最後的裁可。」說畢，工頭向日本人請示：對於工友這種決定，可以不可以接納？通譯把工頭的請示問譯日本話，那日本人聽了，考慮了一刻，才對工友們宣布：「這種意外事情，我以為只是偶然發生，在軍事第一的現階段，我希望大家能够早日完成責任，配合軍事進行，爭取大東亞聖戰的勝利。如果沒有生命的妨害，還以馬上繼續工作為宜，否則要等待最高當局的批示，本人也不能做主了。」

那日本人說完，通譯又翻成廣州話對各工友宣布，叫各工友想一想，馬上繼續工作，完成責任。但是，各工友都不表示意見，還是工頭有主意，仍叫工友表示意見，否則仍用舉手方法來解決，贊成馬上繼續開工的舉手，以過半數舉手來決定，那日本人對於這個辦法也表示同意，於是工頭付表決，贊成的舉手，結果，只有少數工友舉手，大多數不贊成，作為本案不能通過。工頭回報日本人，日本人即宣稱等候上峰主意，再作打算。於是這一天全體工友不再開工，等候消息。

當時日本人的上峰接到報告，懷疑工友們不忠實，其中一定有一重慶份子，在內作怪，破壞大東亞聖戰的進行，馬上下令憲兵隊「特高課」負責嚴密偵查這一事件，因此，全體工友都給繫車轡往憲兵隊部留，逐一偵查，非至水落石出不能恢復自由。於是土瓜灣拆屋工作暫時無法進行。廿八、廿二

海心廟故事

十二 繫洋客



那奉命監工的日子，本人因為沒有工友工作，十分清閒，街坊看見拆屋工作停止進行，都露出詫異的顏色。詢問，街坊代表更走到那日本人的辦事處，探聽情形，那日本人經由翻譯員告訴了街坊代表。說因為工友們發生疾病，暫時計劃一個完密的衛生保健辦法，等施行的時候，才恢復工作，以策萬全而保人力，街坊代表聽說，發出憂慮的口吻說：「如果快快解決這一問題，拆屋的進行就會受到影響，換句話，就是不能夠配合大東亞聖戰的進行，我們街坊希望你早日打勝仗，完成大東亞聖戰，建立共榮國，因此，我們希望能夠早日完成。」

對於街坊代表，以為深明大義，十分嘉勉，將來一定告訴上司，予街坊以獎狀。

街坊代表對於日本人這番說話，聽逐不追，最後，街坊代表邀請那日本人吃晚飯，說這機勞苦功高的人，今天偶然得到如此清閒，應該跟我們打成一片，玩一個晚上。那日本人正在感孤獨，一個人離開祖國，遠征香港，舉目無親，忽然街坊代表對他表示如此親善，正如吹來一陣溫暖，十分快樂，當即答應了街坊代表的邀請，共玩一個晚上。那天晚上，街坊代表預備好幾瓶美酒，變樣好菜，招待這個貴賓。當時香港跟外地交通斷絕，洋酒價錢昂貴而且不易得到，現在街坊代表却找到了三瓶上等拔蘭地，還有鵝鴨海鮮等等上菜，甚為豐富，因此，那日本人對着這樣的盛饌，口角流涎，心花怒放，自己身上又沒有工作，沒有辦法不開懷暢飲。

海心廟故事

(十二) 驚洋客



街坊代表又極力勸進，那日本人便不由自主的，開懷暢飲，街坊代表在運用許多使日本人興奮的話語，使到那日本人情緒更為緊張，街坊代表恭祝天皇萬歲一杯，那日本人就滿滿的喝下一杯，街坊代表預祝大東亞聖戰最後勝利屬於「日滿支」那日本人又深深喝了一杯，最後那日本人祝中華民國萬歲，汪兆銘主席萬歲，也喝了幾杯，於是那日本人平素酒量甚宏到此也有點醉態了。

到了此時，街坊代表問他海心廟幾時動工拆毀，那日本人告訴街坊代表，大概一兩天便要動手，街坊代表問他為什麼，他才說

真話說因為工友一動手拆廟就喊肚痛腰酸不爽故此暫停進行。等候上司命令才再作道理。街坊代表聞言，就把過去天后顯靈的事跡，一搭一件的對那日本人陳述，其中的一段是：「在日本皇軍不會堂堂入城之前，街坊曾在海心廟求籤，籤語指出皇軍將進香港，叫他們準備歡迎，後來果然如此。」那日本人聽得有點呆。街坊代表更陳說海心廟那個女神十分美貌，如果善男信女向她誠心叩拜，常常能夠親眼見到她的真像，假如存心測的人，就沒有辦法能見到她，即使能夠見到，也是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的。那日本有了醉意，聽說海心廟供奉的是個美貌女神，不覺一然心動，要求街坊代表帶他進廟誠心叩拜，看看女神是怎樣顏色的。街坊代表說現在天色昏黑，往來恐怕不大方便，不如等候明天再去。但那日本人急不及待，要乘夜前去參拜，街坊代表於是點了香燭之類的東西，引導那日本前往參拜。廿八、廿九

海心廟故事

(十二) 驚洋客



那日本人在街坊代表的引領下，到達海心廟，便進內參拜。日本人對於神祇是異常迷信的，但還一個日本人似乎例外。所以在拆廟的時候，祇是很隨便的到廟看看就走，今天聽了街坊代表的說話，一進廟就誠心的納頭便拜，一反從前的態度，所謂前倨後恭，便是他的異動了。因為他的希望是看看那個女神，雖然醉態可掬，也極力鎮壓，誠心叩拜。

街坊代表們七手八腳的爲他點上清香，並將神前的油燈點得明亮一點，然後一齊在地上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禮，其中的一個，還向女神宣誓，口中喃喃有詞，但是抄得壓

得很細，像在說：日本人現在誠心叩拜，希望瞻仰一下神的真容，祈求顯靈一下！說完話沒有多久，突然山風一陣，吹得香烟四散，景色昏沉，大家不覺抖了一下，那醉態的日本人也當堂醒了幾分，抬頭向神龕一望，忽見帷幔吹動，神龕內走出一個妙年女神，站著不動，那日本人大驚，連忙向那女神拜了幾拜，回頭叫那幾個街坊代表叩拜，但那幾個街坊代表好像看不見女神的樣子，那日本人奇怪，以爲只是自己看見，又見女神站著不動，又以爲是醉眼昏花，不是真有其事，胆子大了，隨手舉起電筒向女神一照，只是那女神穿起一身古代服裝，娉婷婀娜，不過，女神對着他却現出一副憤怒的表情，像是不喜歡他似的，站了一忽，並且開口說了一聲：「不許你在土瓜灣胡爲！」那日本人不識廣州話，忙回頭問通譯，通譯低聲向那日本翻譯，那日本人聽清楚了，即轉頭再看女神，但那女神已經不知去向了。廿八

海心廟故事

紫洋客

(十三)



那日本人原本已經很醉，但經歷過這一個怪事，反而十分清醒，他問街坊代表曉得沒有，街坊代表都答不知道，他問通

譯，通譯的話却跟他所見一樣，那日本人益發奇怪。爲甚麼這樣千真萬確的事而街坊代表竟然毫無感覺，熟視無睹呢？因此通叫奇怪不止。他自己想：難道女神因爲我的誠心叩拜而單獨向我特別顯靈嗎？如其不然，此中一定有點古怪了，疑心一起，馬上拔出身上佩帶的那張「日本刀」，握在手上，一步跳上神龕之前，舉刀把帷幔挑起，同時開着電筒照射，只見那座泥塑木雕的木偶，果然坐着，並無其他人物躲在裏邊。

那幾個街坊代表認爲是侵犯神聖，急忙上前勸止，說神聖不可侵犯。幸而日本先生是喝多了酒，神明在上，一定不以爲怪，不過我們仍須謹慎一點，免得證實。那日本人見說，再小心照射木偶一下，她的樣子，她的衣飾，跟剛才那活動的女神，並無兩樣。才曉得剛纔那女神並不是別人假扮，於是表示心悅誠服，馬上跑回去報告上司，並表示不敢再去侵犯神聖，請求改派別員。他的上司彙集各方調查報告之後，看見食物固然無毒，便是海心廟一帶也沒有山嵐瘴氣，因此，也相信有點神秘，叫屬下暫時緩辦，待最高當局決定。後來，他們還沒有決定，日本便給聯合國擊倒了，七爪舞也就保存起來了。

拆穿西洋鏡，街坊代表一切對那日本人的行動都是假的，工友肚痛是串同行動的，女神顯靈也是預早安排的一幕，因爲表演嚴密，毫無破綻，隔過了日本人，否則街坊代表們一個個被「改低幾寸」也不肯就此干休呢。

(完)

廿八十一